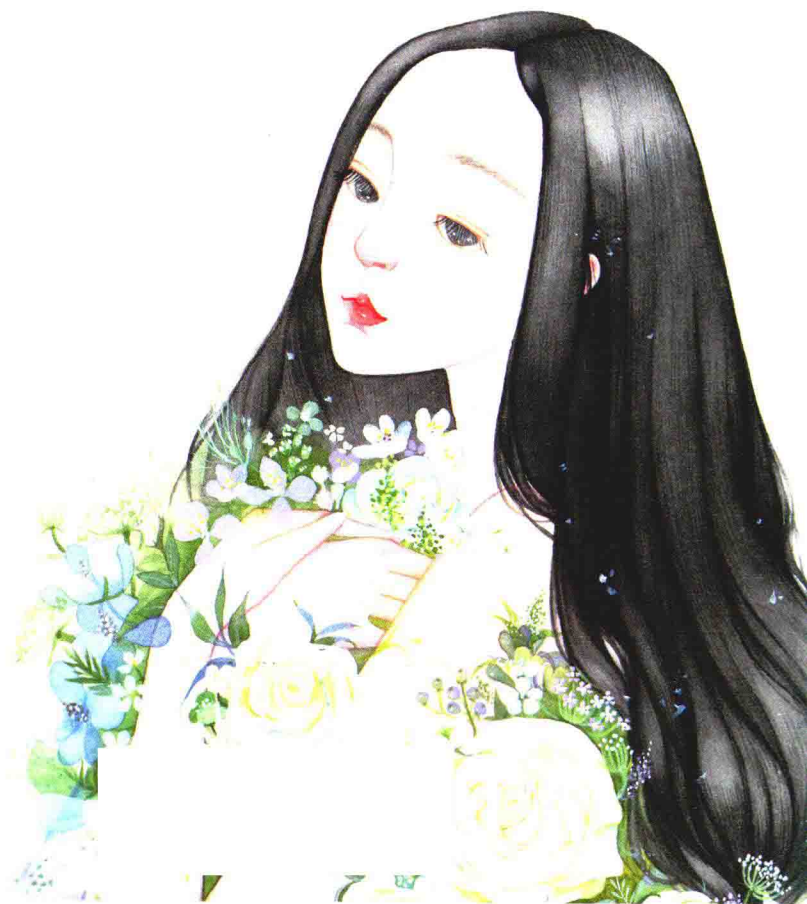


学姐，夜深人静，
路上不安全，我送你？
不用了，学弟，
有你在旁边我觉得心更慌。

楼海 著
lou hai
works



人气作者
楼海
甜蜜画作
糖分爆表

//

秀恩爱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是一本会被
情侣吵架甜到的书

遇见你，
是我这辈子
所能想到最好的事。

呦呦 鹿鸣

呦呦 鹿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呦呦鹿鸣 / 楼海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594-0360-5

I. ①呦… II. ①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4635 号

书 名	呦呦鹿鸣
作 者	楼 海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朵 爷 肖云梦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肖云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360-5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阿米豆腐 // 001

第二章 往事如雾 // 017

第三章 鹿呦呦，你这个白痴 // 048

第四章 怎么是你啊，程鸣 // 072

第五章 漫漫长路 // 098



目 录

CONTENTS

第六章 我这个人其实是挺优秀的 // 129

第七章 一个普普通通喜欢她的人 // 160

第八章 羁绊如故 // 189

第九章 呦呦，没事了 // 226

第十章 我心归处 // 262

呦呦
鹿鸣

■ ■ ■



阿米豆腐

//

谁说年纪轻轻不能动心，这一刻，她分明听到心里一扇门打开，然后扑棱棱而出的全是羽翼华丽的蝴蝶。

// Chapter 01

目的地将至，赵小柔这才舍得放下捧了一路的手机，狠狠地吸溜几下鼻子，闷声问：“鹿呦呦，你有餐巾纸吗？”

叫鹿呦呦的这位是跟她一样二十出头的姑娘，瓜子脸，白皮肤，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尤为俏丽。鹿呦呦抽出一张纸递过来，问：“看什么呢，感动成这样？”

赵小柔大声地擤鼻涕，说：“你不知道吧，今天‘回忆专用小坎肩儿’出了个超级火的话题，问‘有个妹妹是什么样的体验’，下面的评论都爆了。”

鹿呦呦直拧眉：“怎么又是‘小坎肩儿’？一天听你提三回，我耳朵都长茧了。”

赵小柔显然没被这阵抵触影响了倾诉欲，兴致勃勃道：“今天真的特别棒，里面的热评可感人了。有个叫‘给妹妹写信’的发了一条‘愿用我余生，还她半世飘零’，都上了热搜了。”

鹿呦呦嘴里咕哝：“这话忒矫情，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这调调啊。”

赵小柔立马激动地道：“还真不是！我去他的微博看过了，他从开通账号的那天起，真的每天都给妹妹写微博。而他这么内疚，就是因为当年无意中弄丢了自己的妹妹。这句酸溜溜的话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他压抑许久的心声呢！”

车子“吱”的一声停下，鹿呦呦一脚刹车踩得死，轮子在地面留下长长的两道黑色印记。车子前方一个骑三轮车的冲到马路中央，在一阵喇叭声里依旧慢悠悠地横穿过去。

鹿呦呦终于忍无可忍地喊停，说：“差不多就行了，叽叽歪歪的，一会儿我分神把车子给刮了蹭了，我爸非抽我的筋不可！”

鹿呦呦这人嘴上虽厉害，但不代表脾气差。赵小柔这时候瞥她

一眼，却见她反常得一张脸都白了。于是自讨没趣地闭上嘴，心想：反正马上就能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小坎肩儿”了。

微博红人小坎肩儿今天在市中心某商厦外的广场上为自己的新书做签售，两百页的大部头，一百九十九页的写真插图，内容详实且完整地记录了她的默默无闻一步步走上微博名博之巅的心路历程。

鹿呦呦调侃她分明就是个煲鸡汤的，偏有颗做模特的心。赵小柔对鹿呦呦的如此论调很是不满，排队的间隙不止一次地抗议：“你说我可以，别说我女神！”

赵小柔对小坎肩儿的喜爱溢于言表，可鹿呦呦对这位人气颇高的博主一直都没什么好感。因而赵小柔在得知鹿呦呦答应了陪她前来，并亲眼看到她自背包里抽出一本书时，当即惊得去看今天的太阳是打哪个方向落的山。

赵小柔的一颗心跳快：“你这是……弃暗投明？”

鹿呦呦一脸的讳莫如深：“我这是向恶势力低头。”

不过因为来得太晚，轮到鹿呦呦的时候，日已西沉。小坎肩儿眼见胜利在望，在扉页上笔走龙蛇，留下一个远古的图腾后便将笔一扔，感慨：“大功告成。”

身前的人却杵着没走，小坎肩儿狐疑地看过来，便听这年轻姑娘笑着说：“坎肩儿，你的每篇微博我都仔细阅读了，所以那什么，你能不能再给我写一行祝福的话。比如‘高岑岑，祝你平安喜乐’？”

小坎肩儿是一脸的始料未及，她一双精心描绘过的圆溜溜的眼睛看着鹿呦呦，就像看着一只明明刚喂过食，却又缠着她脚脖子“喵喵”叫的猫。

鹿呦呦用上了自己全部的演技，好让自己看起来态度诚恳又满怀期待，仿佛这是自己此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她同时将书递到小坎肩儿面前，甚至还扶起她握着的一支笔。

“坎肩儿，求你了。”她的声音甜得像是涂了蜜。不远处，赵小柔眨巴着眼睛，一连抖了好几下。

事情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又无聊的下午发生的。

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朋友们上来拆除架子，呼喊声里摆开热火朝天的工作架势。鹿呦呦听到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脚下临时搭建的台子在上下颤动。

视线里，小坎肩儿正板着一张脸准备落笔，慢条斯理不满地道：“高岑岑？高岑岑该怎么写？”

鹿呦呦笑嘻嘻地趴到她面前，在桌面上边写边说：“笔画不多，就是玉山高岑岑……”

脚下的舞台忽地一裂，鹿呦呦失去重心，整个人下饺子似的往下落。

断裂的钢材支出生硬的触角，她左躲右避好不容易沉入这舞台底下，还没来得及庆幸四肢健全，上头一张摇摇欲坠的木桌随着小坎肩儿“啊”的一声——

不偏不倚地砸到了她的身上。

于是惨绝人寰，于是惨不忍睹。

鹿呦呦埋在下面等待救援的时候，只听到一片惊叫、惊呼以及惊讶的声音。不用看也知道，现场必定一片慌乱，人仰马翻。

小坎肩儿保准站在裂口边，心绞痛似的捂着胸口，夸张地说：“高岑岑，有个叫高岑岑的掉下去了。”

鹿呦呦四仰八叉地和大地亲密接触，此刻心里想的是，难为她还记得这个名字。

话音刚落，只觉身上的重量一轻，桌子被几位彪形大汉给拎了出去。鹿呦呦还没想好下一步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降临人间，就觉得软绵绵的身子被人给抱了起来。

太阳雄风不减地抖擻开最后一点淫威，她看到了一片烧着的天。浓郁的红，与地接壤似一线菲薄的刀刃，逆着这光线而来的是一个浑

圆的脑袋。

没有人告诉她，踏着五彩祥云而来的不一定是牛气冲天的至尊宝，也有可能是留着光头，腹黑又婆妈的唐僧。

他像是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迅速抬头冲着上头喊：“她没事！”

那就好。

“就是……”

就是？

他将覆盖在她眼睛上热乎乎且黏腻腻的东西往旁边一抹，哪怕逆着光线瞧不清这张深恶痛绝的脸，鹿呦呦也还是从他亮出的一口白牙里看出两个字：促狭。

他的声音好听得很：“就是成了一个**花脸。”

他的胸怀宽阔，气息温暖，托在她身下的双手极有力量。怀里的人被稳稳当当抱出塌陷的舞台，他气定神闲，连大气也不喘一下，宛如轻松地牵出一根羽毛。

鹿呦呦重见天日，却没法赶走眼前的荫翳来看清他的一张脸，只堪堪注意到他上扬的嘴角，还有那白得刺眼的牙齿：“喂，你怎么样？”

劫后逢生，鹿呦呦无限感慨：“阿米豆腐。”

他一头雾水，放她到地上：“什么豆腐，你说清楚点？”

等在外头的赵小柔哭得直抽抽，看到逃出生天的鹿呦呦便不管不顾地扑过去，双手抓着她瘦弱的肩膀大喊：“鹿呦呦你不要死啊，鹿呦呦你一定要撑住啊，鹿呦呦你上次借我的一百块还没还呢！”

鹿呦呦将头往身前温暖的胸膛里埋了埋，嘴里咕嘟着“智障”。

然后，她就晕了过去。

// Chapter 02

鹿呦呦醒过来的时候已是夜里，房间里质量极佳的LED灯照得四

周亮如白昼。她两只眼睛被刺得睁不开，连忙将一条胳膊挡在脸上。

耳边却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哎，呦呦，你可千万别动！”

她的手腕已经被人攥住。

来自这位好人的掌心温热干燥，肌理却是光滑细腻的。拨开她的手时，修长的手指更是调皮地在她的手背上轻轻一抓。

“阿姨，”他声音里带着几分疲倦的喑哑，说，“请帮忙把这边的灯关了。”

鹿呦呦正迫不及待将两只眼睛睁得老大，说：“千万不要关灯！我都已经适应了！”

面前那团模模糊糊的影子越来越清晰，目之所及，是一位留着很乖的短发，五官清俊英朗的少年。

此刻，少年正朝她微微笑着，连带着眉眼里都是能把人溺死的温柔，声音不高不低道：“呦呦，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鹿呦呦挣扎着要坐起来，高岑岑做出一个阻止的动作，旋着床边的把手将床头给升起来。她半边身子一点点随着床坐起，声音兴奋不已：“岑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高岑岑搓着两只手，含糊地说：“有一会儿了。”随即一头钻进卫生间里去洗手。

鹿呦呦的母亲何琼女士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白开水递到女儿手里，然后在她床边委身坐下，摸着她的小脸便是一阵数落——

“不省心啊，让我说你点什么好？说好一起去机场接岑岑的，打了几通电话都没人接，后来好不容易通了，小柔却说你受伤住进了医院。难为岑岑赶了一天一夜的飞机，连水都没喝上一口，还要跟着我们马不停蹄地来医院看你。你说说，你今天下午都干什么去了？”

还能干什么去，鹿呦呦撇嘴，参加了一场不靠谱的签售，踩上了一块不靠谱的场地。她掉下去啦，她被人抱起来啦，她晕过去啦，一切都泡汤啦。

高岑岑从洗手间走出来，正好听到何琼机关枪似的吐字，也是一脸“自求多福”的模样。鹿呦呦朝他吐舌头，将手里的水推到他面前，说：“你请喝水。”

高岑岑挥挥手，说：“这点东西就想贿赂我？你喝，现在觉得怎么样？”

鹿呦呦动动两手又动动双腿，除了肌肉有一点酸痛外，别无大碍，就是脑袋有点疼。她说：“就觉得头有点重，皱一皱眉毛都很疼。”

高岑岑从旁边抽屉里拿出一面镜子，支到她的面前。鹿呦呦当即吓了一大跳，自己半边脸一片青紫，更为严重的是额头上还贴着一块纱布。

鹿呦呦伤心欲绝地往母亲肩头一靠，说：“妈妈，我可能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你做好养我一辈子的准备吧。”

大家笑，高岑岑说：“把心放肚子里吧，叔叔请了整形外科的名医动刀，针脚缝得很漂亮，拆了之后说不定会更加漂亮。”

鹿呦呦这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放心地拍拍胸，欢欣鼓舞地说不怕，然后又是一个觉得不对：“咦，爸爸呢？”

“才记起这茬啊，他老人家晕血。”高岑岑朝一旁努嘴，说：“瞧瞧你身边那位是谁？”

余光里一早发现旁边的床榻拱起一个包，鹿呦呦此刻一头黑线地扭头去看，爸爸正满脸铁青地斜过眼来，说：“在……在这儿呢！”

鹿呦呦除了脑门上的一块外伤，别无他恙，在医院住了一晚确定没有脑震荡后，第二天一早，妈妈何琼就带着她和高岑岑去下馆子。

李、鹿两家走得极近，这主要归功于何琼和高岑岑的母亲是自小一道长大的发小。两人约好要在这座城市嫁人生子，生下的一儿半女也要继续她们俩真挚的革命友谊。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个不巧，高岑岑的爸爸调往外地工作，

发小只好嫁鸡随鸡搬离了此地。多年想念，一朝“大侄子”高岑岑考回故土名校，何琼立刻在家里辟出一间客房给他，并要他时不时过来住两晚。

一来二去的，高岑岑跟鹿呦呦混得很熟。

高岑岑大鹿呦呦两届，寒假一过就正式进入毕业生模式。他学工科的，志存高远，在家说得最多的不是如何缓解产能过剩就是积极推进工业 4.0，立志要去先驱德国取经。

出国留学的事宜一早提上日程，他更是利用这个寒假亲赴德国。

鹿呦呦问起这段事的时候，一向信奉说话言简意赅的高岑岑居然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手脚并用地跟她滔滔不绝。

高岑岑说：“德国人守时是出了名的，所以我跟导师约好时间后特地早早地出门，甚至阔绰地准备打的前往。谁知恰好遇见他们那边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只好临时改变出行方法，却在七转八绕之下把自己给弄丢了。”

鹿呦呦听得入迷，不由得催促：“后来怎么样了？”

“幸亏我运气好，在一众金发碧眼里看到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人，稍一试探，果然是我的同胞。他非常热情地给我指路，怕我找不到地方甚至还领着我到了目的地。只可惜时间过去太久，导师已经等不及我先行离开了。当时快到中午了，为表感谢，我就请这位同胞吃饭。他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你猜怎么着？”

鹿呦呦眨巴眨巴眼：“他……他向你表白了？”

高岑岑样子苦楚，皱着眉头直摇头：“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鹿呦呦两只眼睛发亮，抓着他的胳膊问：“那是怎么样？”

高岑岑说：“我原本以为这次去德国怕是要无功而返了，放了老师这么大的一只鸽子，哪怕他嘴上不说，心里也已经把我打入冷宫了。可就是这么巧，这位同胞的母亲也在这所学校任职，他答应帮我去跟这位导师解释，并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母亲认识。”

鹿呦呦对这段奇遇表示惊奇，高岑岑也感叹自己出门遇贵人。所谓高岑岑的恩公便是自己的恩公，鹿呦呦说：“以后要是能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高岑岑说：“一定有机会的，他最近正要回国，说是要在国内念研究生。人是很奇妙的，国内的想往外走，国外的又想回来。”

鹿呦呦说：“那正好，到时候你约他出来，我请你们吃饭。”

高岑岑笑起来：“一言为定。”

高岑岑想了想，又补充道：“呦呦，二月二十七号你有没有空？”

鹿呦呦仰着头数日期，一本正经地计算日程，说：“恐怕有点困难。怎么了，二月二，龙抬头，你准备那天约我去理发？”

高岑岑稍一迟疑：“你忙，有事就算了。”

鹿呦呦跟妈妈相视一笑，趴在桌面上直不起腰，说：“骗你的！瞧你的脸色都变了！”

何琼来给女儿帮腔，说：“你的生日她怎么可能会忘，铁定没事啊。就是有事，穿过刀山火海也要赶来帮你庆祝。”

高岑岑一脸无奈地看着鹿呦呦，道：“那好，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何琼在旁边说：“到了那天，阿姨给你订个大蛋糕。你打算什么时候吃饭？我买好菜，给你好好庆祝一下。”

高岑岑说：“谢谢阿姨，什么都不用。这次是同学们做东，大家好久没见，攒了个局给我庆祝，由着他们去办就行了。”

何琼有些迟疑，鹿呦呦挽着她的手晃过来晃过去，说：“何琼女士，年轻人的事，你们这些老人家就不要再多掺和了好吧？”

吃过午饭，何琼赶着上班，鹿呦呦随着高岑岑一同去了学校。她跟赵小柔约好了在北大活外面的广场上见面，并且提醒她一定要将有小坎肩儿签名的书带来欣赏。

赵小柔只花一秒钟就识破了鹿呦呦的诡计，好不乐意地诘问：“你

自己不是有嘛，干吗还要来抢我的！”

鹿呦呦也是一肚子的不对付，说：“我那书不是昨天落在现场了嘛。我都摔成那模样了，你不说可怜可怜我，还这么对我！”

鹿呦呦背着高岑岑一路打电话跟人软磨硬泡，等进到学校，赵小柔才堪堪松了口，却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一定要鹿呦呦答应自己一个要求才行。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姐们儿一定帮你。”

赵小柔这个马大哈，却是即刻变身精明理智的商人，明知这时候对方不可能拒绝，所以先退一步等待时机成熟：“到时候再告诉你！”

“算你狠！”

不多会儿，鹿呦呦就愤愤然地站在北大活外的广场上，成为千百个攒动的人头中的一个。

今年过年晚，相应的，开学也晚。广场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再次重逢，带着被太阳晒过的两抹红，勾肩搭背地进出旁边的教育超市采买东西。

这其中，零零散散有几个欲要吸收新鲜血液的社团。鹿呦呦所在的广播台就是其中之一。之所以会在学年中间还要招新，唯一的理由就是缺人。

拿赵小柔的话来说：这年头，大家都往洋气的COS社和汉服社挤了，谁还愿意来你们这积贫积困的小地方打转啊。

台柱子肖燕一见到鹿呦呦，就像蜜蜂闻见了蜜糖，一把将她拽过来，说：“呦呦，最近忙什么去了？哪儿哪儿都没消息，咱们俩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

她这时见到鹿呦呦头上的纱布，惊得直喘气，说：“你这是怎么了？皮的吧，还疼不疼？你这以后可算是破相了，不过别担心，你就是脸上留个大疤，也比大多数人漂亮！”

鹿呦呦嘴角抽了抽，说：“肖燕，你能不能盼着我点好啊，我

这还没说怎么回事呢，你就咒我留个大疤。我这万一要是点痣留下的呢？万一要是为了遮盖吻痕的呢？”

两人全情投入地斗嘴，谁也没注意到旁边一个瘦高个儿走了过去。直到这瘦高个儿又走了回来，在她们俩面前站定，兴高采烈地对着鹿呦呦问：“美女，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 Chapter 03

冷不丁的，一个好听的声音问：“美女，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鹿呦呦跟肖燕都停了下来，看说话的这个人。

鹿呦呦自视是女人堆里的高个子，当年礼仪团试图拉她过去的时候，第一眼看中的就是她这副匀称高挑的骨架。不过面前这位仁兄还要高上一截，尽管离了几步远，看过去的时候居然还得扬一扬头。

他是一头剃得齐短的板寸，天灵盖上若是烙上九个香疤印，立马就能去庙里当和尚。小模样长得也有几分慧根，方额广颐，龙睛凤颈，一个鼻子长得尤其好，山根拔地而起，鼻梁笔挺高耸。

他笑起来的时候，嘴巴歪到一边，连带着一只眼睛都微微眯起来，带了点桀骜，还有点漫不经心。这表情不由得让鹿呦呦想起一个段子，说长得好看的才叫坏笑，长得不好看的，那就是笑坏了。

鹿呦呦没理这坏笑的埋汰孩子，又跟肖燕凑到一块，虚虚一摸脑门上的伤，说：“昨天被书桌砸的，流了可多血了。不过岑岑说没事，用的是整形针，好了比现在还好看！”

肖燕听得直瞪眼，说：“乖乖，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再怎么不留疤，也够你喝一壶的。”

一只手在她们面前挥了挥，还是那不依不饶的高个子酒肉和尚，堆着一脸笑意地说：“听见我的话了？美女，我问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跟美女为伴，时不时就会遇上搭讪的，肖燕早已习惯。她这时候自觉地退到一旁，自得其乐地等着看这扑向烈火的飞蛾一会儿会是个什么死法。

鹿呦呦一双眼睛扫了他一眼，不咸不淡地说：“对不起，同学，你要是想寻人，警察应该十分乐意帮忙。之前无缘跟你遇见，今天绝对是第一次见你。”

男生没因她的反感却步，而是大大方方地说：“之前无缘就算了，今天既然认识了，不如交换一个联系方式吧。我叫程鸣，你呢？”

鹿呦呦那积蓄良久的好脾气总算是用到了尽头，两手往胸前一抱，盯着他下巴上冒出一颗痘道：“学弟是吧，难道就没人告诉过你，你搭讪的方法很老套吗？”

程鸣一张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先惊后喜，再带着一点点莫名其妙，像是没听见她说话一样，问：“学弟？大姐，麻烦问一下，你今年大几了？”

鹿呦呦再不理他，往长条桌后一坐，翻阅着桌上登记的报名信息。

对面头颅滚圆的程鸣又走近几步，拿过桌上的宣传单，一边看一边念：“广播台是吧？你在里面做什么，播音吗？”

肖燕终于也沉不住气，瞪着程鸣道：“同学，你还有完没完？我们这儿挺忙的，你没事能不能别过来找碴？”

后来，一个烫着大波浪的美女朝着这边过来，挥了挥手，说：“程鸣，钥匙我拿到了，咱们去你的宿舍吧。”

肖燕努嘴：“同学，瞧瞧后面，你女朋友来了。”

程鸣倒是没对这个称谓提出异议，将手中的行李箱递到美女手里，说：“劳驾，给我拿一下，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好。”

他再笑嘻嘻地回过头，把桌上的本子拿过来，笔走龙蛇地留下自己的大名和电话号码，说：“有事，怎么没事？学弟报名进入广播台。怎么着，你们不是过来招兵买马的？”